

墨

子

閒

話

墨子閒詁卷八

瑞安孫詒讓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汜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

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

力正

畢云正同征詒讓案節葬下篇作征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周

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

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

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

爲淫暴寇亂盜賊

畢云舊脫亂字据下文增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

無罪人乎道路率徑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

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疑為衍文案二說皆非也退當

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為衍文案二說皆非也退當

為透字之誤透與禦通書牧管弗透克奔釋文引馬

融本透作禦云禦也史記周本紀弗透作不禦集解

引鄭注云禦疆禦謂疆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禦

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云禦人兵禦人而奪之貨

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為術徑屬上道路為句率聲與

亦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

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

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說說文行部云術邑

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

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鄭蔡說並

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籍注云術大道也俞以

率徑為衍文亦誤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

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

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

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借

舊本借作借畢

云借本書尙賢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  
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  
誤借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亾孟子梁惠王篇皆作  
偕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偕言使天  
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  
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則夫天

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

教誨乎天下

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字王云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

天下今本天下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  
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眾  
即天下之人也案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  
王說是也今據刪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  
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

可以不明察此者也

舊本明上說不字今從王校補

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  
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

卽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  
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  
當作不案俞說是也今從之  
此字不當刪詳非攻下篇 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  
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  
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  
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以吳鈔本作無古無字  
篇中諸有無字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誠墨子書疑古本並作以請爲誠詳尚同中下二則必以爲有爲誠故此亦以請爲誠字之誤失之  
篇惑與或通戴云請諸字之誤失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舊說則必以爲有非命篇補今從王據下文及非命篇補今從  
之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  
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  
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何可錯出不義兩通不  
知孰爲正字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

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

墨子言曰若以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

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

不以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

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

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韋昭注國語引三

句其下脫後字本其後三年俞云必使吾君知之絕

作後三年但剛其字耳韋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

劉稜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

宋尤袤本文選注惟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韋

注宋本明道本文亦正作三年畢俞並誤據俗本疏矣史

四上六年崩則殺杜伯春秋亦作後三年通鑑外紀載

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

叔

三

於圃田車數百乘田於圃田說文云圃田中於圃田

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

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

俞云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

言行狩於圃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論議索周語云圃

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論議索周語云圃

伯射王於鄆章注云鄆鄆京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徐廣云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

去豐二里在中央以周地理言之鄰在西都圃田在

東都相去殊遠又章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

明道本圃作圃論衡死偽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

並與韋同論衡死偽篇云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

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為圃田荀子王霸篇楊

注引於圃京遠郊之牧宣王於圃田異但隨巢子以

通疑即鄙京遠郊之牧宣王於圃田異但隨巢子以

圃田為鄙似可為俞讀左證近胡承珙亦謂此即

亦可通姑兩存之誤通學詳定焉田車者考工記云

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者考工記云

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佃非此義從數千人滿

野畢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為對文御覽

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案命校近是但此當以徒數千爲句人屬下滿野爲句非以徒與車爲對文也

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周禮司服凡兵事韋朱衣冠蓋韋弁服也

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韠韋爲弁執朱弓挾朱矢追周

又以爲衣裳也韠朱邑近通稱

宣王射之車上舊本射之論讓案之字是也今據改中

心折脊殫車中後漢書光武紀伏弋而死畢云選引

作輶一引作伏李注云殫仆也伏弋而死畢云選引

引並作弋與今本同論衡死僞篇亦作輶說文弓部

云弋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由基射呂

錡中項伏弋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于

鄒卓昭注曰弋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于

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

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爲唐杜氏

章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國語晉語司馬舌解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日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注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



語莊王使士贗傳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

感勸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

地尺而復何注春秋之記臣有祕其君子有殺其父

子法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

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

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

春秋益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璣語記大丁時事為君

目為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為君

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誡其子戒也此異文警曰戒

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謀據後文

改若此之懣懣也摺速義同玉篇手部云摺側林切

文云懣鄭云速也李作摺淮南子本經訓云兵莫懣

於志而莫邪為下高注云懣猶利也並與此義相近

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也字畢云說以若書之說觀之

文云懣籀文蘇云懣與威義同以若書之說觀之

則鬼神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道藏

鈔本並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

無也字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

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

引穆作繆論讓案郭引作秦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  
卽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  
役繆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  
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祭  
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死謚穆公  
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公  
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  
惠之美於穆公天不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  
謚美於穆公天不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  
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穆公以年是天  
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對問禍福報  
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祥以諸書遜對問禍福報  
鄭明矣下文凡當晝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則不當  
鄭字並當作秦當晝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則不當  
入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  
人面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人面鳥身三純與  
二字深衣采純明與因服異也畢面狀正方畢廣記  
蓋卽深衣采純明與因服異也畢面狀正方畢廣記  
引說文云絕刀斷絲也非此義誤案鄭穆公見之  
引作而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之誤案鄭穆公見之  
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面字非誤案鄭穆公見之  
乃恐懼神曰無懼增太平御覽此四字据太平廣記

作神曰女吳鈔帝享女明德本作汝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

錫吳鈔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亦當穆公再

拜稽首曰敢問神名畢本名作明云舊服此字太平

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

鬼部二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

芒不得與名通案王枝是也楚辭遠曰子爲句芒芒

遊洪興祖補注引亦作名今諫補正曰子爲句芒芒

地而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二

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爲句芒此人鬼爲木

官配食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

者非地而也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

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畢

案史記簡公平公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詒讓

案論衡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僞篇作趙簡公

並設惟訂鬼篇作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顧云論衡

燕簡公與此同

死僞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尚

莊子義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未傳王此王

字疑後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人所加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畢云祖道王云畢說

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

則祖是釋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

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案王

說近是顏之推還冤記又作燕之沮澤引何胤隱義

祖與沮菹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澤孔疏引何胤隱義

云沮澤下溼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菹澤生草

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也俞正雙據說苑臣

術云魏翟璜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閒暇祖之於野蓋

也所謂馳祖者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王引之云當猶

校增有字詒讓案國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而往

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

觀旅非先王之訓也章注云旅眾也襄二十四年立

傳云楚子使蔣改疆如齊聘齊社稷軍實使客觀之

宋之有桑林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

南子脩務訓云湯旱以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

山之林能爲雲雨故禱之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

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

舞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

以桑林爲湯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爲

大獲別名以此書及淮南書證之桑林蓋大木之名

湯舊鄭及桑林之門當即望祀桑林之處因湯以楚

盛樂禱早於桑林後世沿襲遂有桑林之樂矣

之有雲夢也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

荆州其澤華容縣東南巴上湖是也周禮職方氏

藪曰雲晉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屬猶合也聚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

殪之車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卒當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

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

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為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

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

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僞篇云簡公將入於桓門

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與此小

異疑兼采它書桓古與和通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

中冬狩田之和門與此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

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語吳鈔本作言

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懜邀也以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

說為然也惟吳鈔本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

篇云宋公鮑有臣曰祜觀幸願云論衡訂鬼作宋夜

之身有疾有臣曰祜觀幸姑詒讓案字書無祜字

論衡祀義篇云祝曰夜姑則詭當即祝之詭祝即周

禮大卜祝也觀幸疑亦夜姑之詭左傳昭二十五年

魯有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又文六年晉孤射姑

穀梁作孤夜姑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射姑左傳

定二年又有知大夫夷射姑固嘗從事於厲論衡祀

是古人多以射姑為名之證固嘗從事於厲義篇云

掌將事於厲者盧云厲公厲秦厲之厲也宋歐陽

秀以厲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止五厲祀堯之五吏

為證後世祿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云

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與言曰類篇示部引廣雅云

異艾祿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祿之俞切呪詛也又音

注言神馮於祝子而言也蘇云祿下言舉揖而稟之則

揖宜從木為楫俞云下文揖而稟之揖未可知

何物疑此文本作祿子揖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

而稟之尚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

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

改下文之舉杖為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稟之後人遂

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稟即敲之段音案祿疑

禱之異文說文云禱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畢以

牲謂馬鄭注云禱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畢以

復為祝竊疑當是巫巫能接神故厲神降於其身謂

之祿子猶楚辭謂巫為靈子也蘇校謂揖當作揖近

是論衡祀義篇作厲鬼杖楫而與之言又云舉楫而

拈之楫即揖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楫舟楫也於義無

取竊疑楫實當作投篆文形近而誤說文及部云投

軍中士所持及也與及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指

笏杖及許慎注云及木杖也但漢人引已作揖未敢

改觀享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染盛之不淨潔

也犧牲之不全肥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春

秋冬夏選失時益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詒

必先祭器則選下疑祝効字選豈女為之與意鮑為

當讀為饌具之饌畢說非詳後學而篇觀享曰鮑幼

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篇觀享曰鮑幼

弱在荷繼之中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絡

今之小兒縵也居丈反詒讓案縵吳鈔本作縵正

字縵借字說文衣部云縵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縵

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強呂氏春

秋明理篇云道多祿強高注云緜小兒被也強禮格

上繩也孫奭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緜解織縷爲之

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

云成王少在鮑何與識焉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

強葆之中鮑何與識焉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

世家無兩文公且不常名謚并同此蓋墨子官臣觀

傳聞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鮑也虛說非官臣觀

辜特爲之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于祿子舉揖

而橐之揖疑亦當爲投蘇校改揖亦通俞校改杖未

下此橐疑當讀爲敲同聲段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

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

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日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

訓從敲云橫槌也案今本說文支部擿作槌畢云橐

同殪之壇上當是時畢云舊脫此宋人從者莫不見

敲殪之壇上當是時畢云舊脫此宋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畢云舊脫者字一本有詒著在宋之春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

若此其惜邀也道藏本吳鈔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



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

齊莊君之臣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脫有所謂王

里國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中里微者畢云太平

賦引作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注云羊宣元年何

檄下同而齊君由謙殺之恐不享猶謙釋之猶同故兩

後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

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

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合者大戴記朝恐

事篇猶作欲是猶卽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恐

失有罪乃使之入其一羊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

神社畢云事類賦無神字詒讓案周禮司盟云有獄

其其牲而致焉鄭注云與禮合二子許諾御覽事類

賦引作於是洙洙畢云說文云洙水兒讀若窟洙

於字形亦遠竊謂此當作洙洙殊不辭洪謂洙盟之謬

字或作函與出形近故譌

血又涉泄字而誤加水也

搃羊而濺其血畢云太平御覽事類

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灑當為灑字烏可烏

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搃即搃字也廣雅曰搃者或字

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到到也作搃者或字

耳此文本作搃羊出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羊血灑社

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羊血灑社

者省文耳今本出則義不可通案王以泄洎為出血

又誤在搃羊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泄洎為出血

未塙而讀搃為到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畢云四

則是也洪說同到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畢云四

賦作已讀中里徽之辭未半也畢云太平御覽事類

盡二字讀中里徽之辭未半也畢云太平御覽事類

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折其腳祧神之畢云疑當

云賦引云齊人以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類賦引云齊人以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引之云畢謂品當作盟是也

請字當為諸先當為其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其字當在盟字上其盟者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也

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此其僭也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為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義尚不可曉王氏改為其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之誤矢言古通用盟矢即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去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相似而誤案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也

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即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閒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誤幽閒毋人正指施行不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字之詛俞可以以不董顧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詛俞可以以不董顧云爾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詛俞知章注曰董誠也訓董為誠即讀董為謹也說文董則塗之以謹塗玉篇引作董塗亦謹董通用之證內見

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眾人耳目之請畢云當爲

情下同案請卽情之段借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

爲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尙下又掘

所以爲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而有復信眾之耳

目之請哉有讀爲又眾之疑當子墨子曰畢云舊脫

增以意若以眾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

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

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

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

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

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

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

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也郊特牲孔疏引五經異義

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  
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  
祖厲王猶疏者受外祀之屬祭統說周錫魯重祭云  
上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故武王必  
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蓋不在所受之列故武王必  
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  
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祭吳鈔本作祀非惟武王之事爲然  
也故聖王故當爲古下文古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  
僂也必於社詳後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  
者何也告聽之中也均聽之中謂斷臯允當也非惟  
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  
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考工記匠  
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慎勢  
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  
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劉逢祿必擇木之脩茂者脩吳  
云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

修立以為鼓位畢云鼓位絕字假音說文云絕朝會束

韋昭曰蕤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劉云蕤位社也

王云畢說非也蕤與蕤同位當為社字之誤也

社字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作社史晨祠孔廟

一奏銘作社顏師古曰蕤謂草木岑蔚之

即此所謂蕤顏師古曰蕤謂草木岑蔚之

有神叢高注曰神祠蕤樹也莊子人問世篇曰秦策恒思

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龍篇曰問其叢社曰大祠

民之所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聚次四日率羊示

于叢社皆其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

以爲鼓社承上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

史記陳涉世家又開社而廣之次近所

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僧茂者以爲叢社

見日本社字已誤伯常治善國之政不能相信也

禁社禁社乃蕤社之誤亦與蕤同洪云史記陳涉

位家索隱引墨子作叢地位即蕤字叢位謂叢社之

社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

宗也必擇六畜之勝啗肥倅畢讀倅毛爲句云粹字

也伯必擇六畜之勝啗肥倅畢讀倅毛爲句云粹字

勝字讀與畢同顧云倅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

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膳全粹高注云倅毛色

依其讀則勝當為而文但以文例枝之似顧讀為長

毛以為犧牲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

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經南瑋璧琮瑱瑱瑱

山經郭注云毛言澤牲取其毛色也瑋瑋瑋瑋瑋瑋瑋

作璜木不誤案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

醴黍盛故酒醴黍盛與歲上下也逸周書權匡篇云

盛年饒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故古聖王治天下也

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故古聖王治天下也

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為固故曰官府選効讀

為假說文人部云假具也廣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

雅釋詁云效具也効俗效字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

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畢云昔之

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

案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

人云掌繫祭祀之牲於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

也畢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  
說非王云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  
爲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其務鬼

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

後世子孫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咸恐其腐蠹絕滅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

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鏞之金石也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

鏞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有吳鈔本作又字通畢云當爲猶非

不能敬著以取羊畢云言誠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君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

石多以故先王之書聖人王云此下脫二字一尺之

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吳鈔本有作又王云

有與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

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



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重下有字

之書是其證亦何書之有哉吳鈔本之子墨

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古者詩書多互稱大雅曰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大雅文于篇昭見也鄭箋云在上在民

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毛傳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大王聿來胥

而受命言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

者美之也有周不顯毛傳云有周周也文王陟降在

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吳

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臚臚問作聞毛傳云臚臚勉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無止時也

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

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

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淮南子

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蛟蹠貞蟲高注貞蟲

細腰之屬也又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注云貞

蟲細腰蜂螺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案貞當爲征

之段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賅說詳非樂上篇

允及飛鳥王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飛

鳥也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飛

爲以說文曰允從儿引義故允可訓爲用亦訓

聲引用允一聲之轉耳莫不比方莊子田子方篇云

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易比彖傳

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行而民鄉方鄭注云方猶道

也矧佳人面引之云古惟字但作佳古鍾鼎文惟字

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

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

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  
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遠農  
父若保宏父皆其諍也蓋議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  
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波四表矧惟人面之倫莫不  
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  
引頌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詎惟人面之倫莫不  
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並與墨子同意案  
王說是也顧說同人面言有面目而爲人非百獸貞  
蟲飛鳥之比也國語越語范蠡曰胡敢異心山川鬼  
余雖覲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胡敢異心山川鬼  
神亦莫敢不益書僞孔傳云莫無也言皆安之若能  
其允江聲云共讀爲恭佳天下之合畢云佳舊作佳  
下土之葆葆葆字通詩大雅崧高南上是保鄭箋云  
葆守葆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  
也葆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益者以佐謀禹也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  
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文改是也今從之  
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

文徵有不同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

類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詒讓

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柏啟與有扈戰於甘澤

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啟皆有伐扈之事故古

書或以甘誓為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

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大戰于甘尚書釋

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

融云甘有扈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王乃命左右六

鄂縣西畢云其地在陝西鄠縣

八下聽誓于中軍鄭康成云乃召六卿者六軍之將偽孔

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

司馬云天子六軍其三而居一偏費誼新書云紂將

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曰有扈氏正義

子親征王為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

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

姓馬云如姓之國為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威

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

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

正天地人之正道偽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

取法有屬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

行息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

此威字並當為威之誤天用勦絕其命為孔傳云勦

威者蔑之段借字亦通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

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勦絕也引書作勦

注引作勦有曰為又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

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書孔

無此三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

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葆

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上無義上疑王

字之誤葆上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徐

廣曰葆一作寶即其予其行天之罰也共吳鈔本作

例也案俞說近是為孔傳云恭奉也史記夏本紀恭

予惟恭行天之罰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龔孫

亦作共與此同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龔孫

云恭當作龔說文龔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史記

怒也言謹行天罰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集解

引鄭康成云左車左右車右共孔書並作攻又首句

下多汝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

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若不共命孔書亦作

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若不共命汝不恭命

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女也段玉裁云墨子作御非爾

其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

馬之政若不其命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不奉我命史記夏傳云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

本紀正亦作政夏是以賞于祖而僂于社

吳鈔本改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

何也孔書作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上示不專又載社主謂

主殺親祖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

嚴社之義言聽獄之事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

日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論故古聖王

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

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者夏書尙者舊本

云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

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

案王說是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

也今據正

之有亦讀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

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疑有吉日丁卯周

子卯爲忌日疑此卯當爲卯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

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

西主之是以王吉午西也是吉卯之義周代祝社

方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

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歲

社方疑當爲用代祀社方周用祀祝並形近而誤祝歲

於社者考歲上疑有說文於吳鈔本作于又無者字

於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

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

如罰暴也嘗若當作當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詳尚同

故字書而郎須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

也需亦從而聲吳鈔本治利若以爲不然此五

國家利萬民之道也二字互易

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舊

下文若以為不然而衍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舊

本作潔今據吳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

鈔本改下並同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

退亦當為逆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

下同說詳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

畢云見舊作現非詭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

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

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

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

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戴云是以莫放幽閒至畏上誅

而衍者當刪去案戴說是也上文云民之為淫暴寇

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幸徑奪

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

此文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

此對中不當問矣

是

以天下治故鬼神之神明不可為



幽閒廣澤

畢云闕當爲泐案闕字不誤詳上文及天志上篇

山林深谷鬼神

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眾強

持云舊本作

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爲字非恃字也下

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眾強勇力強

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

見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上明必

言仁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眾強云云猶孔子

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一本作不可恃恃字乃後人以

案王說是也今據補合

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

是殃殺之誤下文殿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同祥上

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爲傲詳尚賢中篇

帝伐元山帝行

伐吳鈔本作代山帝疑亦故於此乎

天乃使湯至明罰焉

畢云至湯以車九兩

同致敘官云二

十五人爲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

百二十五人於數太少殆非也此九兩疑當作九十



誅上云推修大戲足走千里手裂兕虎生列兕虎生列舊本作主別畢

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繪餘也義各不同良九三列其

黃大戴記曾子天國篇割列禮禮管子五輔篇博帶

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

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為生列之講刻本生捕者

王說是以意改之耳案指畫殺人人民之眾兆億侯盈

厥澤陵詩周頌下武毛然不能以此罔鬼神之誅罔

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棘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

我罔鄭箋云罔當作禦

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

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

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激亦當

詞鬼下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激亦當

殺播棄黎老偶古文書泰誓云播棄黎老孔傳云

孟子考文引古本書稱黎布棄不禮敬山井鼎七經

考面煉黎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而色似黎故稱黎

老傳以播為布者偏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方言

黎老也古字黎與耆近尚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者耆

者是其賊誅孩子兒笑也古文作孩說文口部云咳小

例也論衡本性篇引刻也亦楚毒無罪王云楚毒

云刻子此謂紂誅殺小兒也楚毒無罪本云楚毒

作因焚誤為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

此遂以意改為楚毒耳焚炙即所謂炮烙之刑也焚

炙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甚明偽古

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甚明偽古

文泰誓焚炙忠良判剔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案王說是也泰誓偽孔傳云忠良無罪焚炙之孔疏

云焚炙俱燒也般本紀炮格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

到剔孕婦視之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判剔

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割之義也皇甫

謚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到

剔孕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

婦也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

號咷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

聲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

聲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

車百兩擇車猶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虎賁之卒四百

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

乘則士卒三萬一車五百人有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書敘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

野孟子蓋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

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俗通義三正篇引尚書武王

簡選篇云武王虎賁八百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

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貴因篇作選車三百乘以要甲子

千案諸書所言數是先庶國節窺戎畢云未詳洪云史

並差異未可知孰是先庶國節窺戎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與

庶節即諸節窺戎即觀兵此當本於尚書泰誓篇與

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乎亦當為手史記殷

正義云費姓仲名惡來見所眾畔百走叛王引之云

也畢云中讀如仲惡來衆篇眾畔百走叛王引之云

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武王逐奔入宮畢

蘇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武王逐奔入宮畢

逐太平御萬年梓株未折紂而繫之赤環御覽引作

覽引作遂萬年梓株未折紂而繫之赤環御覽引作

御覽引作遂萬年梓株未折紂而繫之赤環御覽引作

折紂而出塚作轅是言繫之未輸案此無攷荀子解

敵篇云紂縣於赤旆正論篇云縣之赤旆並與此異

畢說載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

未塙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旗自燔于火武王入適

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以爲天下諸侯僂故

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

畢云太平御惡來崇侯虎見所指寡殺人上說推哆

覽引作仲畫畢云寡畫字假音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

太平御覽引作畫

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

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

之曰翟頤云逸周書世俘解有艾得璣無小畢云此卽

云禽艾益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

幾無小者也德璣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

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卽本滅宗

此今書僞古文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非是

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

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

孝子乎

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子墨

子曰古之今之爲鬼

疑當作古今之爲非他也有天

鬼

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散文得通也亦有山

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一有子先其父死弟

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

畢本使作死云一本作使

今從

然而天下之陳物

謂陳說事故文選古曰先生

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妯也

爾雅

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妯後

生爲姊長婦謂稚婦今

爲姊婦姊婦謂長婦爲妯

姊王引之云而猶則也

今

絜爲酒醴粢盛

潔即絜之本俗

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

請有

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

是得其父母妯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

神請亡

請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  
本作請今據改亡無通

是乃費其所爲酒

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汗壑而棄之也

自當爲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  
直音近故特亦作猶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

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持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  
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璧聚眾也今

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汗壑而棄之也當據補案蘇俞校是也今據補內者宗

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

湛露孔疏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

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于龍桃家于是乎嘗祀

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令其州

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并燕州鄉朋友

等卽所云宗雖使鬼神請亡道藏本吳鈔本改此猶

族鄉里也可以合驩聚眾驩吳鈔本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

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請畢本作誠今依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



牲之財乎

吳鈔本脫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見其所

得者臣將何哉

臣字誤舉云一本無此字

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

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

之道也

舊本脫之字也字下云上文曰則非所以是爲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

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上以交鬼之福

蘇云鬼下當有神字

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

鄉里若神有

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蓋讓案以則是上交校之疑當云若鬼神誠有

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俞云弟兄當作姒義見上文則此豈非

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

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

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即明鬼

義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

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詒

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

下文云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

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

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

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

鍾鳴鼓琴瑟筦之聲

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鑠說文金部云鑠大鍾涖于之屬

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

畢云一本無華字以爲

不美也非以撈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

撈吳鈔本作芻說文

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煎也凡有汗而乾謂之煎

非以高臺厚榭蓬野之

居以爲不安也

王引之云野卽字也古讀野如字故與字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

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字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字

王注曰邃深也字犀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字

廣厦桐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字君安其所皆其

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構不倫

下與之居二字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

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

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

人雖無造為樂器詞也說見尚賢中篇以為事乎國

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折舊本吳鈔本及

王校正坦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坦以意改俞云畢改

坦為垣是也壞疑壞字之誤掊者說文手部云把也

今鹽官入水取鹽為掊拆者說文手部云把也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

耳行潦之水而掊取之毀壞之垣而折卸之不足為

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為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

掊潦水拆壞垣而為之也案畢俞說並非也此折當

讀為耨耕柱篇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

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壤謂土壤坦讀為壇聲近段借

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旗旒旒委相隨視之

如壇上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

義並同壞垣猶言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

器非拾取之於水撻取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即言

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

指將必厚措斂乎萬民籍斂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

節用上篇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

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以王棧曰吾將

惡許用之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言吾將何

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曰舟用之

聲也詩曰伐木所所今詩作許許洪說同曰舟用之

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鈔本

作息言小人休息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予與周禮

其負荷之勞也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予與周禮

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

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

棄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不

用之直此謂萬民出財齎以給爲舟車之費也

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

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警吳鈔本此作薛王云

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卽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

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等笙之聲之下今移

置於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

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王引之云卽與則同

當與儻同詒讓察當嘗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擊鳴

篇下同交選東京賦李注云撞擊也巨大義同擊鳴

鼓彈琴瑟吹竽笙引作吹笙等而揚干戚小爾雅廣

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荀子勸學篇揚注云安

得下補而其二字云安猶於是也卽我以爲未必然

言衣食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卽我以爲未必然

也意舍此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

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

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

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

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眾暴

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

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

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俞云我

爲二字當據上文補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

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

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唯舊本作惟今鍾

猶是延鼎也延鼎蓋謂僂覆之鼎玉藻鄭注云延冕

相反虛縣弗擊則與鼎僂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璧

羨之羨周禮玉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瑞注云羨不

圖之貌延鼎謂如鼎而橢不正圖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勿語詞惟勿猶云

當作母書中多用母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字

字蓋與務通非是同訓為晚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

廣雅遲遲晚也故釋通作遲兼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

股肱不畢強愛中下兩篇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

林疑卧正字玉篇云卧補目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

誤也朴當作抹亦以形似故誤抹者變之段字尚書

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即其例也上

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將必使

矣案俞以補為抹近是明即謂目也似不誤將必使

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有盛壯之義晏子外篇曰

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

淮南子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

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謙之當壯者遣因其耳目之

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畢云眉一本

字通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使丈夫

詩倚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為名亦即眉也

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

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母爲樂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

虧奪民衣食之財舊本誦時今從王校正以拊樂如此多也廣雅

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子擊石拊石僞孔傳云拊亦擊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

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既已具矣畢云據上文當有王

公二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畢云鏞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王云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

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即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案此疑

當作不與賤人必與君子謂所與共與君子聽之畢

聽者非賤人則君子也王校未塙與君子聽之畢

舊脫首三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字一本有

今王公大人惟母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

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畢

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安王時詒讓案齊康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弱屬於



田氏卒為所遷廢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興樂萬俞  
盛稱疑其為景公之誤借無可校論也  
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與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  
也歆也尚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  
興揚雄勸泰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本篇非樂之  
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即本篇萬樂之  
樂萬謂萬舞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興樂萬為句而  
作有樂工萬人愚謂正文當以興樂萬為句而萬人人  
當屬下為句蓋萬不可與樂舞也斯於事義為協若以  
猶舞人也興樂萬猶興樂舞也斯於事義為協若以  
數言則樂至萬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  
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為議而篇  
中尚無此意則萬非人數曉然矣蘇說也即此興樂  
鄉大夫舞師並云興舞鄭注云興猶作也即此興樂  
萬之萬人不可衣短褐短褐即短布長襦襦粗衣  
義之言云禱禴其短者謂之短褐又云復襦江湘之閒  
方言之禴禴即短之俗墨子書此及魯問公輸三篇字  
謂之短禴禴非子說林上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  
並作短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  
策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  
秦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  
云蓋謂禴布暨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  
禴亦曰暨禴列子力命篇云楚人謂袍為短又有作  
云禴音暨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又有作

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楊注云豎  
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裋之同聲假借字  
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爲不可食稊糟畢云稊  
字誤或釋豎爲僮豎皆非也蘇云御覽食面目顏色  
俗寫誤從米蘇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飲酒面目顏色  
云御覽作稽稊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飲酒面目顏色  
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  
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  
足觀也王云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廣  
雅釋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爲從容身體從容  
不足觀也乃入醜羸二字身軀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  
也後人乃入醜羸二字身軀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  
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  
服章部十飲食同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  
部七所引竝同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  
事乎衣食之財畢云掌一本作常詒讓案掌常字通下同而掌食乎人者  
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母爲樂虧奪民衣  
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母道藏本吳鈔本竝作無字通舊本爲下視樂字合

據王  
校補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

蜚鳥貞蟲異者也蜚與飛通貞蟲詳明鬼下篇宋翔鳳云貞通征此言蜚鳥征蟲卽三

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譔本作正蟲亦卽貞蟲也

征正字貞正並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

以爲衣裘因其蹄蚤畢云蹄卽躡省以爲絳屨吳鈔

作袴畢云絳卽袴正文蚤卽瓜假音以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

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雌亦不紡

績織絰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

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音灼云不賴其

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

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

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卽與王公大人蚤

則通用

則通用

朝晏退聽獄治政

文選在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此其

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匱其思慮之智蘇云非

作殫詒讓案匱彈聲近字通

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

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

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

民篇藝之在菽檀弓發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

霜殺菽釋文並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蔥與菽叔莊子

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並與

菽同尚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

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齊策合升弨之微以滿

倉廩說苑正諫篇升弨作菽齊策先生王斗文選

任助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叔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

表作于升後漢書周章字叔或作升文選左思

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牋注作張叔

而誤非命篇多聚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

織紵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畢云細舊作細盧云當



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能夙興夜寐

畢云蓋脫能字

以意增詒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

紡績織絰吳鈔本作

多治麻絲葛

緒網布終

今依處校正

是故布終不興曰孰爲大

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

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

云孰爲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

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

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是其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

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日商有亂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曰

其恒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詒議案舞吳鈔本

是謂巫風爲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其刑君子出絲

二術畢云此緯字假者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

通月令徑術鄭注讀為遠是其列西京雜記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云五絲為編倍編為升倍升為緘倍緘  
為紀倍紀為纆倍纆為綬倍綬為綬倍綬為綬倍  
此段借作術又譌作衛遂不可通耳小人否似言小  
刑此官刑故嚴於君子而寬於小人又疑否當為否  
即倍之省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小人之罰倍於  
也君子似二伯黃徑獨遺其刑以下數句引下文作大誓  
本已不可讀故置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  
疑此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冢因有說誤遂  
清捉莫辨也蘇云伯黃乃言曰為大誓文疑當作大  
誓字或伊尹之說亦非乃言曰為大誓文疑當作大  
日嗚乎道藏本吳鈔舞佯佯當為舞與謨音同孔  
書作聖謨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謨音同孔  
此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  
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閔宮云黃言孔章畢云黃  
萬舞洋毛傳云洋眾多也黃言孔章畢云黃  
嘉是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舞佯佯黃言孔章畢云黃  
常九有以亡即下文之萬舞翼翼聞于天用弗  
式也此承上文言耽於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祭  
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  
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改原文慎矣案王說也是也

黃疑當作其篆文作算黃古文作莢二字形近非

命下篇引大誓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

帝弗常四句彼上帝弗常王引之云常讀大雅抑篇

引大誓亦有之上帝弗常日肆皇天弗尚之尚謂天

弗右也爾雅釋詁尚右也尚古通作常疏出古文尚

書咸有一德篇龔墨子而改之曰駁德非常九有以

亡蓋未知尚爲九有以亡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冊

常之借字也李注引韓詩上帝不順畢云孔書降之

魏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上帝不順畢云孔書降之

作九域有城一聲之轉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

百祥音祥王篇云祥徐羊切女鬼也詒讓案吳鈔本

作日殃孔書作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孔書作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常在一家必壞喪壞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懷字亦通

伊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楚語

云啟有五觀韋注云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

之邑語曰啟有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觀其名也所

縣畢云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

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嬀日夏有五觀韋昭云



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惠棟云  
 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敘之命假國無正用膏與作亂  
 其在夏之天子忘伯禹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  
 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  
 觀也彭壽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子述其遺文同書  
 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子述其遺文同書  
 篇漢儒習聞其事故章昭注國啟乃淫盜康樂惠云  
 語玉符撰潛夫論皆依昭注國啟乃淫盜康樂惠云  
 當作啟子濫與沃同江聲說同江又云啟子朱均管  
 啟是賢王何至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為啟子朱均管  
 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為啟子朱均管  
 也案此即指啟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  
 紀年及山海經皆言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啟九  
 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啟九  
 失乎家巷竝古書言啟淫盜康樂之事淫盜康樂即  
 離駮所謂康娛自縱也王逸楚辭注云夏康啟子太  
 康也亦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楚辭注云野孫說非此  
 失之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楚辭注云野孫說非此  
 以啟乃淫盜康樂為句野于飲食為句野于飲食即  
 下文所謂偷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  
 正將將銘莫磬以力畢云句未詳莫疑筦字之誤形  
 同將將銘莫磬以力畢云句未詳莫疑筦字之誤形  
 疑有脫文作樂聲也樂聲鎗鎗銘力於磬管江云莫  
 當為莫莫喜說也胡官反俞云將將銘莫磬以力疑

有說文蓋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為韻畢失

其讀效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覓莞音近

通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覓磬以力謂作莞磬之銘

鍾鼓之案將銘疑當作將引詩周頌執競云

傳云管磬聲和也將將集也說文足部云莞行兒引詩

式韻協然義不可通且下借字此力雖與上食下竊

疑此當作將將鏗鏗鏗鄭注云方方與鏗自為韻不方

形亦相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方方與鏗自為韻不方

謂管磬併作猶詩言笙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與耽同

磬同音矣諸說並非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與耽同

耽在濁亂也江云湛濁沈湮也言飲酒無度淪讀當

為乾轉輸饋食于野江說得之淪當讀為倫同聲段

淪與輸通案湛沈通江說得之淪當讀為倫同聲段

借字表記鄭注云倫苟且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

游之所未允孫萬舞翼翼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

說並未允孫萬舞翼翼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

雅采微傳亦章聞于大畢及江說同天用弗式萬舞

云翼翼聞於天弗用之畢云翼式為韻海外西經

之盛顯聞於天弗用之畢云翼式為韻海外西經

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九歌以下大荒西經云疑

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大荒西經云疑

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大康

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大康

于游田書序大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大康

夏康卽此云淫盜衰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改子不可奪也案楚辭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爲下載震謂康娛卽康樂非太康說亦致塙畢謂書序太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故上者天鬼弗戒戒當爲式此卽冢上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續出

墨子閒詁卷九

瑞安孫詒讓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

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議之也如淳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卽三命之說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

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間者

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

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

命王云此下有說文不可考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

以駟百姓之從事且聲劉達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

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

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

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

涉上誤制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

儀謂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

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

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駟案漢書音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章昭曰鈞木

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

不可立表以測景詒讓家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則

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

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  
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文引司馬彪  
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  
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  
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  
考工記匠人云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  
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  
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緯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  
夕者視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  
北辰  
三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洪云非命  
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言有  
三法法說文作灋表何謂二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  
古文法說文作灋表何謂二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  
者本謂考其本始下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譚度也  
原譚字通劉歆列女  
傳頌小序云原度天道此有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  
原之亦謂察度其事故也  
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  
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  
盧說非也廢讀爲發故  
中篇作發而爲刑政下篇作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  
發而爲政乎國發廢古字通

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有句蓋嘗尚觀於睥王之事蓋上舊本有益字王云或以命

為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蓋即蓋字之譌蓋

字俗書作蓋形與益相近故蓋譌作益史記楚世家

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蓋一作益今云益蓋者一

本也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與益同益何

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

子或以命為有則何不試上觀於睥王之事乎下文

之書益亦蓋字之譌案王校是也今據刪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

在於桀紂則天下亂畢云舊脫在在於湯武則天下

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

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蓋舊本亦譌益先王之書

所以出國家畢云舊脫以布施百姓者畢云舊脫此

字据下文增

憲也

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於國國語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

姓章注

同爾雅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

諱當讀爲違同聲段借字禮記緇衣太甲曰敬無益

天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猶辟也下同 敬無益

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

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

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

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

言曰吾當未鹽數當疑尙之譌畢天下之良書不可

盡計數大方論數大方卽大較也後漢書郎顛傳李

注云方法也史記律書索隱云大較大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爲三卽上先今雖毋求

法也王之憲之刑之誓是雖唯通毋語詞不亦可錯乎

錯與廢義同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



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許也說百姓之許

者畢云爾雅云許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蘇云許猶誦許謂不道之言也

俞云許讀為悻說文心部悻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

故曰說百姓之許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釋非是案

俞說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義在上

未備據下文當作義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

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為幹此管字假音

云幹主也或曰古管字漢書食貨志顏注云幹讀為管同謂主領也漢隸幹幹皆作幹經典多用但此

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本也幹者本幹對

枝言之也荀子儒效篇云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楊注

云枝枝子若然冢適謂之幹支萬民被其大利何以

子謂之枝幹主者猶言宗主耳畢云當為薄說文云

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亳京兆杜陵亭也从

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宣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祀皇甫謚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

多作薄惟孟子作毫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

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理之內絕長補短方

也狂絕長繼短三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

短將五十里也戰國策秦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

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

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此云方地百里與其百

絕長繼短猶國策云斷長續短也

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多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

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率其百姓

羨也移古通作侈字侈亦是餘之義

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

賢士歸之未歿其世歿吳鈔本而王天下政諸侯正政

通正猶長也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孟子離婁篇云文

詳親士篇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

云岐山下周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

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遊邠

文王作鄭畢云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舊本作地方今

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從道藏本乙與

合上文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有則字蓋卽利字

之誤而術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  
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俞云則上脫移字  
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是其證也王氏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術者非案俞說  
近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

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  
能容罷楊注云罷弱不任

事者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任韋注云無行曰罷處而願  
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

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蘇云我字  
衍文或去

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蘇云我字  
衍文或去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

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

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  
作政蓋政者正也征政古通用

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畢云鄉  
義人鄉者言曰同歸

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

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

賞罰以勸賢

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爲勸沮余謂勸賢下當有沮

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尚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

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是以入則孝慈於親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戚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尚出則弟長於鄉里賢中篇云入則不慈孝父母

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辨別同尚賢中是故

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崩當爲倍之段字尚賢中篇云

守城則倍畔猶此文云守城則崩叛也倍與背同逸周書時訓篇云遠人背叛倍與崩一聲之轉古字

通用說文人部朋讀若陪位邑部脚讀若陪郎崩倍相通之例君有難則死出亡則

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

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

罰不暴故罰也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俞云

三字當爲衍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

文說詳下

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俞云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卽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居然可見矣

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

良爲兄義不甚

切疑良當爲長逸周書謚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卽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亦卽家上云出則弟長於鄉里爲文尙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於鄉里謚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教幼爲長幼事長爲弟後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爲良遂與上弟長之文不相應矣

而強執

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舊本作者道藏本作

持畢据下文改特舊本譌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

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

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

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情於從事是以衣食

之財不足

畢云舊脫食字据上文增

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

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

昔舊本譌作若王據上文改昔今從之不忍其耳目

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若

畢云徐猶術干引之云畢說非也心

之淫心涂之辟

見中篇下篇作心

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

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

於仲虺之告

禮記緇衣尹吉日鄭注云吉當爲告

古文誥字

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天以行虐於天下乃桀之大罪畢云孔子帝伐之惡畢

書作夏王有罪桀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云

非命中之式是惡式伐虺喪厥師無道故不善之式

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虺喪厥師無道故不善之式

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罪言為主也畢云孔

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言為主也畢云孔

江聲云師眾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此言湯之

之用喪其眾孫星衍云用為虺聲相近此言湯之

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作紂越厥

夷不肖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

禍厥先神禋不祀天志中篇禍作棄禋作祇畢云孔

讓案說文示部云禋安也易曰禋既平今易坎九五  
作祇既平釋文云祇京作禋是祇禋聲近古通用之  
證乃曰吾民有命孔書民上無民字無廖排漏道藏  
扁案此當從中篇作母廖其務義詳彼注天志中篇  
作無廖傳務亦誤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  
懲其天亦縱棄之而弗葆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  
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  
葆天志篇作天亦縱棄對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

也今據乙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畢云紂

吳鈔本作保文當有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

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

供粢盛酒醴供吳鈔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

下賢可之士舊本祝下無以三字王據上外無以應

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俞謂將

養之誤詳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

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諷而

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

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畢云忠下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

由爲義相  
近下篇云

爲文學出言談也

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

舉云義上  
篇作儀義

同儀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

警吳鈔  
本作辟

員上篇作運  
聲義相近

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

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

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

柰何發而爲刑

畢云據上  
篇有政字

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

士君子

盧云此下當有或  
以命爲有五字

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

之有與亡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

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

百姓之情

畢云舊脫不字據下文增語讓案然與則  
義同然胡不亦見尙同下篇此下文繁言

之則云然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

則胡不 嘗以下文校之亦 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

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

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

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

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

明賞罰以勸沮舊本說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

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

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

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 其在湯

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安危上長短 在上

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

長短經無則字

夫曰有命云者

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

有命上疑

我非作之後

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

未詳生當爲毛案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

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

當爲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

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

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

云不知禮記哀公問鄭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

注云志讀爲識識知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

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何以知之畢云言有

篇畢云亡同無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命之說不

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初之列士桀大

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以參大士也桀與傑字

夫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士也桀與傑字

文通白虎通義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二云萬人曰傑說

注云才過萬人曰桀毛詩衛風邦之桀不兮傳云桀特

也立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

百姓

畢云順同訓論讓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

上十七字衍文案虛校是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

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

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吳鈔本脫

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是故昔者三

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糾其繆詒不

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外之廠騁田獵畢弋畢云

云古文驅从支案騁畢本作聘譎孟子盡心篇云驅

騁田獵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章注云畢掩雉兔之

網也弋雉之借丙沈於酒樂而此凡四十五字舊本

字詳備高臨篇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

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厲公

問二篇並作戾字通畢云陸德明莊子音身在刑僂

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誤

上又衍一字不能口之上王移置於此舊本不顧

我罷不肖舊本無我字畢據一我為刑政不善必曰

我命故且亡故下文固同雖昔也三代之窮民治要窮作

亦由此也蘇云由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畢云事一

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時不足使身至

有饑寒凍餒之憂饑上下篇前作必不能曰畢云必

以意改案願校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

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

眾愚樸人久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

言篇民敦而俗樸王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

蕭注云樸慙愿貌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

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二

孫星衍云厥爲闕形相近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其

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冝事

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

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而不祀也示祗同傳寫

誤作示校者不悛因此書其字多作示遂又改爲其

復誤移著先神上不知闕即厥字不當更云其也天

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祗不祀可證非儒下篇其道不

可以期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曰我民有命毋僂

其務畢云言毋勦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

文詒讓案母僂當爲侮僂二字平列言紂惟陵侮僂

辱民是務也荀子彊國篇云無僂手族黨而抑卑其

後世無母僂古通無僂與抑卑文相僂與此天不亦

母僂義亦正同楊注釋爲無刑戮之恥失之天不亦

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

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

亦不非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

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爲又蘇云所引蓋古逸書不字疑誤詒讓案不疑當作

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女毋崇天之有

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疑當作今於召

公之執令於然此有稅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

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字誤上篇云此言湯之所以

非桀之執有命也又云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

也是且畢云當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禮

大司徒有造言之刑鄭不自降天之哉得之疑當作

降自我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

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當天有

命者畢云天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尊執有

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非下當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畢云

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而

言必字誤上而字衍俞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

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謬若不先立儀而

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若不先立儀而

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

夕之辯 吳鈔本 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

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

畢云舊脫有字一本如此

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

眾之耳目之請 畢云据前篇當爲情詰讓 惡乎用之

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

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



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

可得而治也

國語魯語韋注云屬適也

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

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

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

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

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

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

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

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

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

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

羣書治要問作偶尙

同下篇亦云光譽令聞問問通

夫豈可以爲命哉

據下文命上當有其字

故以

爲其力也

故固通

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

治要功作

謂畢云本無功字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

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

力也力上亦當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

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意亡詳非攻下

讀如抑亡當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

也若以說疑當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

而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而從

其心意之辟王據中篇以心意爲心志之外之毆騁

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畢云中篇而不顧其國家百

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遂與隊通

遂先其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

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  
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  
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  
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戴

又當依上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術之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禮記

史記樂此皆疑眾遲樸畢云言租樸實之人王引之

書作術此皆疑眾遲樸畢云言租樸實之人王引之

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

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

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逢竊情之民

宋乾道本愚作遇秦象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

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眾愚

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愚樸是其證畢說

非案遲疑當為穉管子重命篇云菽粟不足未生不

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禘也謂之

逆尹注云穉驕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驕

而釋莊子也案莊子釋與管子同李說未塙此運樸  
似亦即騎稗愿樸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爲  
也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

金石琢之盤孟傳遺後世子孫遺吳鈔本作示案此

中貴義魯問諸篇並文亦見兼發下天志曰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

猶云存禹之總德有之曰蘇云總德蓋允不著

於何書禹之總德有之曰逸書篇名惟作唯畢允不著當爲

信不順也惟天民不而葆吳鈔本惟作唯畢既防凶

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

有夏人矯天命當依上中二篇于下帝式是增畢云

惡或惜字江聲云式用也增讀當爲惜說文惜惡也

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是

孟增則增惜字通顧云增即惜字明道本晉語懼子  
之應且增也今本作惜易林換之盡用爽厥師爽上  
獨宿增夜道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爽上  
喪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彼用無爲有故謂  
二章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

矯公羊傳二十三年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為吳

謂何注云詐稱曰矯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

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三字之誤莊述

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

伐為太誓上篇俞云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為一如石

鼓文小魚作魚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少是也此文大

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

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

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

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

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為太子發以別

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案曰

孫莊俞說近是陳喬樞云去字疑是告之誤非案曰

惡乎君子惡莊校天有顯德其行甚章莊云有當為

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蘇云書秦誓曰為鑑不遠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莊云鑑當為監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秦誓曰厥

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詩大雅蕩云股鑿不遠在夏  
后之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  
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謂人有命  
以不用爲戒此詩與彼詩文異而意則同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泰誓在厥鑑惟不

道之上上二句作謂已有上帝不常九有以亡蘇云

天命謂敬不足行下同上帝不常九有以亡蘇云

今泰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論讓案

常當讀爲尙尙右也詳非桀上篇僞古文書咸有一

德云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僞孔傳云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並襲

此文而上帝不順祝降其喪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

失其指上帝不順祝降其喪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

將斷棄其身詒讓案泰誓僞孔傳云祝斷也言天

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非樂上篇引湯官

刑亦有此四語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畢云文略見

句今泰誓下句作誕受多方莊校改帝爲商云言天  
改殷之命而周受之陳喬樞校同云商字作帝非是  
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昔紂執有命而行昔  
文叶今訂証之案莊陳校是也昔紂執有命而行昔  
吳鈔本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亦當爲太子  
有者字

周公旦告發以非之肌說不足據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

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用也錄云尚當作上古字通

無之謂皆以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無之字非將勤勞其

惟舌畢云惟一本作類王云惟與類形聲俱不相近

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為喉舌喉誤為唯一本作類者後人

潛夫論斷竒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其

誤正與此同凡從疾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

氏南一曰疾氏疾與雅形相近晏子諫篇昔夏之衰

也疾如推侈大戲韓子說疑篇推侈疾侈也今本疾作

錐後漢書臧宮傳妖巫雜汎雜或作疾方言雜徐

魯之閒謂之翟子今本誤而利其脣也畢云脣

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臚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

萬民刑政者也

此句有挽字吳鈔本欲下有為字

今也王公大人之

所以蚤朝晏退

蚤舊本作早今據吳鈔本改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舊本敢下有息字卽怠之衍文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

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

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

之知

吳鈔本內作智

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

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

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

以蚤出暮入強手耕稼樹藝多聚叔粟

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

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

夜寐

畢云舊脫以字據上文增案吳鈔本不脫

強手紡績織紉多治麻統

葛緒

畢校統作纆云說文云纆絲曼延也纆紵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



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  
 者且麻絲為古今之通稱若統為絲曼延則不得與  
 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絲與絲相似故絲調為統  
 非說文之統字也蘇云統絲蓋形近而誤統蓋與統  
 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讀作約說文糸部云緒紵  
 端也紵紵屬細者為紵布白而細曰紵重文紵云紵  
 或從緒省此與說文或紵布縿也此俗寫案孟子  
 體聲同蘇謂絮通非是紵布縿也此俗寫案孟子  
 文公篇云紵屨織席趙注云紵猶叩揅也縿屨欲使  
 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紵也縿屨  
 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紵纂組高注云紵叩揅此  
 文本書凡三見辭過篇作紵非樂上篇作紵惟此作  
 紵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楓網紵三字說文並無之  
 惟禾部有紵字故畢以為即紵之俗蓋從困從聲  
 形如相近故展轉譌變錯異如是要皆綱而不敢怠  
 之俗別矣終當依王校作縿詳非樂上篇而不敢怠  
 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  
 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賁若信有  
 命而致行之畢讀賁字句斷云此賁字假音俞云賁  
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  
屢見案俞說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  
近是畢讀非

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隰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爲隰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下以持養百姓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王說是也下以持養百姓義不可通待養當爲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之而待獲注待當爲持天志篇曰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倬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

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其

其國家

畢云法失王云共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法有所

失也尚賢篇云

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損古字

通天志篇云

國家滅亡法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

恐失法之

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

皆其證

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

舊本此十三字說落不完作當

若有命者言也

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

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

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

今本言上脫之字也

上脫不可不強非

五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

今據補曰命者暴王

所作窮人所術

術與述非仁者之言也舊本仁作人

本吳鈔

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畢云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

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

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

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

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

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

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

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

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

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

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儻然若終身之

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周季俗儒信有

如此所非者但并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誣誣增加

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也畢氏強爲之辯理不可通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

從殸殸聲而無殺字五經文字曰殺字今案殺字

字蓋從殸殸聲說文又芟艸也從人相殺字或從刀

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方傳艾殺其民艾與刈

同是又卽殺也故殺字從艾而以艾爲聲又字篆文

作𠄎今在戒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艾其實一字

也說文無又部故杀字無所附而不收杀與術並從  
龍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遂聲亦  
相近故墨子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孔穎達禮記正義  
書以術爲殺言親疏尊卑之異也云五服之節降殺  
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壽各異是尊賢之  
等案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  
佐其兼愛節其禮曰喪父母三年舊本下有其字畢  
葬之說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云其與期同言父  
在爲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  
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  
畢讀其爲暮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爲句大妻畢云舊  
誤案王說是也今據剛禮蓋卽指喪服經脫此字  
据下後子三年後子詳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  
文增同詒讓案公戚族人五月並詳節葬篇若以親疏爲  
孟篇正作期戚族人五月以上述喪服  
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  
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宗兄見曾子問言適長爲宗  
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  
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爲如言卑其伯

父宗兄如庶子也上父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  
本卑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  
親當爲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  
似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  
今本視誤作親俞云王氏引之謂前讀爲如當從之  
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  
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卽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得  
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  
聲者並有小義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  
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  
裨王裨將一律矣案俞說近是卑子疑送孰大焉  
當爲婢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卽婢之省送孰大焉  
本逆其親死列尸弗斂小爾雅廣言云列陳也舊本  
孰到其親死列尸弗斂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  
喪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  
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  
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登屋窺  
引此正作列尸弗斂案王校是也今據補之復也士  
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喪經云復者升自前  
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  
部云滌洒也滌器洒濯之器若槃匱之屬窺井以下  
並喪禮所無以爲實在則贖愚甚矣作誠畢云說文  
蓋謾語也

云韓愚也愚讓也玉篇韓陟絳切願爾如其亡也必

古注漢書古音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偽字義

求焉偽亦大矣不相屬如當為知言既知其亡而必

求之則偽而取妻身迎祗禩為僕也禩云說文云祗敬

亦正意與端同取妻身迎祗禩為僕也禩云說文云祗敬

書祗字作祗與祗相似故祗禩為祗也祗當為祗也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立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

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

與端同故說文以禩為衣正幅也玉篇禩黑衣也准

南齊俗篇尸祝禩禩大夫端冕高注曰禩純服禩黑

齋衣也即周官所云齊服玄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

人玄端即淮南所云尸祝禩禩也詒讓秦士昏禮親  
迎主人齋弁纁裳緇袖郊特牲說諸侯則玄乘轡授  
冕此云玄端者蓋據庶人攝盛之服言之  
綏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必授人綏此上云為僕  
即指親如仰嚴親俞云仰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  
御之事如仰嚴親篇以御其構池王氏引之謂御當  
為抑隸書抑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詒讓  
案此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墨氏之昏禮無親迎  
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

畢云言爲妻子法則案此疑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

則妻子言喪父母下同妻子也今本涉上文悅父母

二字遂與下句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

例不合畢說夫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

者舉云儒舊作傳据下文改當云儒者曰王云晏子

春秋外篇行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

傳迎妻妻之奉祭祀之奉祭祀說文昇部與古文作

與與妻篆文形近又涉上而誤禮記哀公問公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

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子將守宗廟故

謂已重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子將守宗廟故

重之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敬與應之曰此

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

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三

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守下據上文當夫憂妻子以

大負案憂妻子謂憂厚於妻子猶下文云厚所至私

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商頌長發作優

案古無優字優厚字止作憂今別作優而以優爲優



愁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詞言偏厚  
妻子已爲大負愆索乃又神辭文過託之奉祭祀守  
宗廟故下云又有曰有當讀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

日所以重親也  
至私畢云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

命以說議曰讀爲又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成窮達賞

罰幸否畢云說交云幸吉而免凶也以并有極黃雅

云極中也逸周書命訓篇云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

德正之禍福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

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人之知力吳鈔本

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

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

從事吏不治則亂舊本境吏字農事緩則貧貧且亂

政之本王云此句有脫文詒議案疑當作倍而儒者

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賊舊本爲作賤今依

王蘇校正詳尚賢中

篇

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

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

下文晏子曰好樂而淫人可證今據補

久喪偽哀以謾親畢云說文云

云莫殿馬諫二反陸德明

立命緩貧而高浩居畢云

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

倍本棄事而安怠傲畢云

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

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舊作

微以貪於飲食

舊本作酒今據吳鈔本情於作務荀

非一二子篇云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飭食必曰君

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禮記緇衣鄭注是若

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遠之

禮記緇衣鄭注是若

人氣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案人氣疑當作乞人

此冢上飢寒凍餒而言氣與乞通古乞當作乞人

雲氣宇下交云夏

輿鼠藏畢云爾雅有輿鼠陸德明

乞麥禾是其證

輿鼠藏畢云爾雅有輿鼠陸德明

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鼯鼠也說文云鼯

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鼯鼠也說文云鼯

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啾鼠也啾鼠字

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啾鼠也啾鼠字

通謂儒者得食則藏之若鼠鼠者啾鼠也啾鼠字

通謂儒者得食則藏之若鼠鼠者啾鼠也啾鼠字

羊視畢云爾雅云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羊也

然則瓶粉賁起畢云易大畜云積豕之牙崔憬曰

案說文作穢豕崔以意改之痰與捨義君子笑之怒

曰散人焉知良儒畢云漢書云允食注曰文調曰允

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允散人猶允人案莊

氏讀散人句斷誤夫夏乞麥禾疑稅春乞云云夫似

存五穀既收大喪是隨人治喪以得食也為子姓皆

從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卿大

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注云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

列子說符篇張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疑有

文因人之家翠畢云廣雅腓肥也此古字玉引之云

子說疑篇破家殘貯是也古無貯字故借翠為之以

為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困人之家以為翠翠當

依畢訓爲肥此特文  
誤到耳無挽字也  
侍人之野以爲尊  
畢云言禾富

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此與荀子所謂  
得委積足以擔

其口則揚揚  
如也者相類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王云服

字又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俞云

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  
服上古字公孟篇

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  
應之曰所謂古之

言古服脫下古字案王說是也  
應之曰所謂古之

言服者皆嘗新矣  
舊本說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

積久乃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  
成古也

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舊本古人言之

字則非君子也  
說非字服非君子之

服上服字爲作法依王引之校增  
又曰君子循而

不作  
顧云廣雅釋言循述也  
應之曰古者羿作弓  
呂

春秋勿躬篇云夷羿作弓畢云羿羿省文說文云羿  
氏

古諸侯也一日射師詒讓案說文弓部云弓帝譽射  
官夏少康滅之羿琴音義同作弓仔作甲  
史記夏本

崩子帝子立索隱云子音宇系本云季仔作甲者也

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畢云仔卽杼少康子盧

云世本作輿詒讓案史記索隱及費誓正義引世本

並作杼盧據玉奚仲作車呂氏春秋君守篇同高注

海所引未塙王奚仲作車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

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

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始以木

爲車郭注云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始以木

共創作意以是互稱之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古史

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

仲駕馬依燕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

昭並從之巧垂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工倕太平

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俞云巧垂當作工倕則功

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

垂卽工垂也莊子胠篋篇擡工倕之指釋文曰倕音

官垂其名案山海經海內經云倕均是始爲巧倕是

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倕又見七諫俞說

未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畢云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

鞞蒼頡篇有鞞發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鞞

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

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

循人必或作之言所述之事其始然則其所循皆小

人道也也邪古通吳又曰單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

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踰時戰不逐奔司馬法仁

者逐奔不遠墨子所進儒者之言與穀梁同揜函弗

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命者不獲揜函弗

射函疑亟之形誤下同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

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亟亦奄卒之意謂敵

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也云宋襄公

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卽此義

又疑函當爲自之誤說文曰部云自小阨也今經典

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施則助之胥車畢

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於義亦通施則助之胥車畢

然施強義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

文有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句仁人以

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

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

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

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

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言既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

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

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

聖下疑 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

舊本儒作傳士云傳術當爲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故曰用儒術令

士卒隸書儒或作傳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傳 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則助之胥

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

王云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 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興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

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 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

之人下本無也字

戴

賤乃賊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字之誤

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

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

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

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

絕不相應畢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

援證未當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

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

美之也與有過則美言有善則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

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之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

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魯之嚮牛馬者不儲賈是豫

語相善篇孔子為政三月則嚮牛馬者不儲賈是豫



豫當如周禮司市注詭豫之義家語恬漠待問而後

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漢書賈誼傳顏注云漠靜也

對爾雅釋言云漠清也漢書賈誼傳顏注云漠靜也

恬淡宋本莫作漠漠莫並通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

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畢云辟同闢案畢說非也莊子逍遙

遊篇云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也又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罟機辟之患臨鐵論

刑德篇云罟羅張而縣其谷辟罔設而當其蹊則機辟蓋掩取鳥獸之物辟字又作罔楚辭哀時命云外

迫脊於機臂兮上牽騰於矰雉王注云機臂弩身也案爾雅釋器云絜謂之矰司馬彪釋辟為罔蓋即以

為絜之借字王說與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

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

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疑友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

言之朝物執後不言謂拘執居後不見利使己雖恐

後言蘇云使當作便雖當作唯俞云雖當作唯古字通也蓋言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

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噫爲深曰惟其未之  
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  
己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君若言而未有利焉  
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則高拱下視說文手部云會噫爲深畢云說文云噫

飯室也會與噫曰唯其未之學也唯舊本作惟據吳

用誰急句遺行遠矣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

衣冠齊其顏色嗟然而終日不言是夫一道術學業

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舊本皆諺

並從王校正偏吳鈔本作偏畢本同王近以脩身舊

云與偏同畢本改爲偏非詳非攻下篇近以脩身舊

脩作循王云此文本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

周偏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

任官遠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

周作用脩作循則義不可通隸書脩循相亂案王說  
是也今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  
並據正旋利則止俞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

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此君子之

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畢云某字舊作孔則本與此

相反謬也謬吳鈔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

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吳鈔本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

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詰墨篇增爲字今寡人

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

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

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

事在哀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

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信列子說符篇

呂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

問答或因彼君身淺滅而白公僂畢云孔蓋詰墨云

而誤傳與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蘇云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

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

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俞云此本作

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爲文教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是以言

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作行易而從也王

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行易而從文不成義

明乎民又日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案王說是也

今據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

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祖勞思

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畢云孔叢引殺作弑非賢人

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

忠趣之爲亂畢云趣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

逆人而後言言上後字舊本作行義不可明於民明

鈔本作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

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

道藏本吳鈔本作呼既寡人者

眾矣

儀禮士昏禮記云吾子有既命鄭注云既賜也此既與既命義同畢云既當爲况此俗寫非

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

見景公

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爲昭公二景公說欲封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以後事

之以尼谿

史記孔子世家同晏子春秋外篇作爾稽孫星衍云尼爾稽谿聲皆相近詒讓案尼

谿地無攷呂氏春秋高義篇又作景公致陳丘以爲養

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

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

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祐畢云案史記作倨

倨自順顧云漢書酷吏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

讀作倨詒讓案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鄭注云浩猶饒也居裾並倨之段字家語三恕篇云浩裾者則不親王肅注云浩裾簡略不恭之貌大戴

禮記文王官人篇云自順而不讓又云不可教下

好樂而淫人

晏子作好

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

可使守職宗喪循哀

畢云孔叢史記宗作崇詒讓案宗崇字通詩周頌烈文鄭箋云

崇厚也書監庚僞孔傳云崇重也循史記孔叢作遂  
晏子作久喪道哀王云循遂一聲之轉遂哀謂哀而  
不止也三年間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不可使慈  
畢若繼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民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緇衣云故君民者子  
以愛之則民親之又云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

語云慈保庶民親也機服勉容勉于容論讓案大戴  
禮記本命篇盧注云機危也危服蓋猶言危冠勉俛

之借字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唐石經俛作勉是其  
證也機服勉容言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盡

其冠高而容俛也

世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盛聲樂以侈弦歌鼓舞以  
世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盡惑也

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趙吳鈔本

作移觀舊本作勸吳鈔本作博學不可使議世博舊

觀與晏子外篇合今據正

儒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王云作博者是此言孔  
子博學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識其儒學也今本作

儒學者博誤爲傳又誤爲儒耳隸書傳儒相似  
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不可以補民畢云三字舊服案壽不能盡其學當年

不能行其禮

當年壯年也詳非樂上篇抱朴子外篇

不能究其事

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

與史記略同

畢云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

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管與胸音相近

盛爲聲

樂以淫遇民

晏子作以淫思其民家遇與愚

可以期世

俞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

見集韻示誤爲

元因誤爲期矣其學不可以導眾畢云孔叢今君封

之以利齊俗

晏子作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

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

畢云二字舊增善無此字又於

是厚其禮

畢云厚其二字舊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

道

問吳鈔本脫虛据晏子增舊本作孔乃志道藏本孔下

孔子諱今據增某字晏子作仲尼迺

行畢本志改志云志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

子乃樹鷓夷子皮

畢云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鷓夷子

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

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

姓適齊爲鴟夷子皮蘇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

易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

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川

氏之門乎此與范所論論云昔者齊簡公

野人之語也詒讓棠淮南子犯論訓云昔者齊簡公

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與我爭

皮得成其難說苑指武篇又云田成子常與我爭

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即此鴟於田常之門陳恆見

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即此鴟於田常之門陳恆見

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恆作常莊子盜跖篇云田成

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蓋戰國時有此誣妄之

語錢大昕云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

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

所欲爲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楊注云

郭子綦案見齊雜論篇南郭惠子尚書大傳略說作

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史記索隱引世

本陳成子弟有惠子得或即此人朱歸於魯有頃閒

齊將伐魯畢云言伺其閒蘇云閒

告子貢曰賜乎舉

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



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

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史記孔子弟子

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

之使子貢至齊說田常伐吳又說吳救魯伐齊與齊

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越王聞之襲破吳越絕書陳

成恆內傳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

晉霸越伏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

即其事蘇校未備依吳本則術當讀為遂月合審端

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此當為隧之段字謂伏尸

之多以隧數計猶言以澤量也或云當作以意術數

釋言云率計校也猶孔某之誅也畢云言孔子之責

言以十萬計亦通也孔某之誅也畢云言孔子之責

孔某為魯司寇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舍公家而奉

季孫畢云奉舊作季孫相魯君而走經傳無此事季

孫與邑人爭門關說文門部云關以決植洪植上疑

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

義引三蒼云戶蒯社曰植畢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

國門之關而不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

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

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鬪而出孔子決門植

以從之詒讓案左傳襄十年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十

門焉縣門發鄉人紇扶之以出門者孔疏服虔云決

擬也謂以木擬扶縣門使舉合下容人出也決疑決

之借字又疑流俗傳譌以驛大夫事為孔子也淮南

子道應訓云孔子勁扞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

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孔某窮於蔡陳之間孔叢

一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孔某窮於蔡陳之間孔叢

窮作藜羹不楹內則鄭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

尼北堂書鈔作不糝太平御覽作糝一作糝荀子云

七曰不火食藜羹不糝太平御覽作糝一作糝荀子云

文云糝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十日子路為享豚吳

古文糝從參則糝糝也一曰粒也十日子路為享豚吳

鈔本作亨畢云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

郎烹字下云為字後人所加享故又加為字耳孔叢

省作亨後人誤讀為燕享之享故又加為字耳孔叢

子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十五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

而食問肉所從來即食之不號人衣畢云號齧字之

讓案說文衣部云襪奪衣也非以酤酒酤吳鈔本作

攻上篇云地其衣裘地襪字同酤畢云孔叢

酤作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窮孔子

陳蔡之問在哀公六年十一月季席不端弗坐

康子迎孔子自衛反魯即其時也席不正不坐

義疏云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

正席所以割不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

恭敬也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則割之故不食也

江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孔某曰

來吾語女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為語女案道藏本

與女為苟生畢云苟且王云單說非也苟讀為亟其

羊省從勺口猶慎言也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

同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

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為急

今時則以義為急也若以苟為苟且之苟則苟義二

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

為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唯爾雅亟速也釋文

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釋文  
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  
俞云王氏以苟爲說文自急救之苟然求之文義亦  
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  
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  
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  
記並有賓爲苟敬之交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  
恩殺敬也又曰苟敬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  
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  
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繆  
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  
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案俞說亦通今與女

爲苟義

畢云舊云曩與女爲苟夫飢約則不辭妄取

以活身

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案贏飽則僞

行以自飾

舊本贏作贏又悅則字王云贏飽僞行以

也僖二十八年

左傳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杜注曰直

氣盈飽盈飽即贏飽

莊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

脫則字贏飽又僞作贏飽則義不汗邪詐僞汗邪倒

可通案吳鈔本正作贏今據補正汗邪詐僞汗邪倒

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

然畢云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

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焉孔

本又作賦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胎教

篇作賦然易容新序祿事篇篇作靈公蹶然易容此書

以就爲蹶爲造猶新序以蹶爲蹶爲造也孟子趙注

云蹶然猶此時天下岌乎畢云岌舊作岌以意改孟

趙注云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

岌岌乎小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

並同義周公旦非其人也邪非其人疑當作其非人

足爲仁卽指下舍其家室而言三國志魏志裴松之

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民也非仁

與不聖之論略同蓋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案詩小  
雅四月云先祖匪人胡盜忍予人亦卽仁字言先祖  
於我其不仁乎彼匪人與此非人文意字例並同鄭  
詩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詰人何爲舍亦家室而託  
如字失其情趣此可以證其誤

寓也

舍亦舊本作舍亦盧校改爲亦舍畢本從之王

書其

字多作方說見公孟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謝三

公東

處於商奄蓋卽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

改舍

亦爲亦舍非是案王說是也今孔某所行心術

據正

以上並謂孔子評舜與周公也孔某所行心術

所至

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兼舉陽貨佛肸言之

呂氏

春秋有度篇云孔墨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

之弟

子徒屬充滿天下子亂衛增論讓案莊子盜

畢云

舊脫亂字据孔叢云以亂衛增論讓案莊子盜

跖篇

跖曰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

之上

是子教之不至也案子貢未聞與孔悝之難亦

叢語

也鹽鐵論殊路篇云子路什衛孔悝作亂不能

殺君

出也身蒞於衛子貢或適在衛與陽貨亂乎齊

能死

其難然則時子貢或適在衛與陽貨亂乎齊

畢云

孔叢作魯語讓案此當從孔叢作魯左傳定九

年陽

貨奔齊又奔晉無亂齊之事論語皇疏引古史

考謂

陽貨亦孔子弟子佛肸以中牟叛論語陽貨篇

蓋卽

本此書而誤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

欲往

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

孔安

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孔子世家佛

解爲

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

召孔

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

中牟卽其時也勝蓋范中行之李雕刑殘李正字經  
黨孔安國以爲趙氏邑宰誤也漆雕刑殘典多段漆  
爲之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  
曰非行己之致詰讓案孔子弟子列傳尙有漆雕吟  
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子顯學篇說  
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議  
不色撓不目迷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此亦非漆雕開明甚孔叢僞託不足據也俞正燮謂  
卽漆雕馮汝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篇說苑權謀篇又  
作漆雕馬人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據刑形  
字通淮南子墜形訓西方有莫大焉畢云莫上夫爲  
形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莫大焉當脫一字夫爲  
弟子後生墨子後生有反子墨  
子而反者並其師其上有必脩其言本作修法其行  
弟子之稱其師其上有必脩其言本作修法其行  
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  
以疑矣